

晉

書

一
三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列傳第三十

晉書六十八

御撰

解系

第結結弟育

孫旂

孟觀

李含

繆播

從弟

皇甫重

張輔

李含

張方

閻鼎

索靖

子繼賈疋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絜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歎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鱉

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固起義時以裴解爲免首倫秀旣誅固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義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樂卻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群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爲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

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

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旣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結光祿大夫改塋加弔祭

結第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爲幽州刺史右將軍旂絜靜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爲荊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爲兗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械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爲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輔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爲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

及齊王固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固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位稍遷殿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受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為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為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懼氏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着績署為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為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為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固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

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及帝反正永饒治令空祠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爲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元厲以譏抵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秀任氣好爲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乂以秀爲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爲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歟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勲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河間王顥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爲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顥將馬瞻等將輔顥以守關中顥密遣使

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顓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顓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顓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子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顓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鄧顓前妃之弟也越遣播鄧詣長安說顓令奉帝還洛約與顓分陝爲伯播鄧素爲顓所敬信旣相見虛懷從之顓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顓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顓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鄧爲越將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顓深憂之播鄧乃復說顓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顓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顓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大弟即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

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為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為尚書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為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胤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受胤乃還洛懷帝即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叅機密為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鄉人也性沈果有才用為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為秦州刺史齊王囂輔政以重弟商為叅軍囂誅長沙王又以為叅軍時河間王顥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

隙每銜之及此說顓曰商爲人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顯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爲名又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旣就徵重不奉詔顯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顯起兵共攻又以討石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爲名又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缺門距張方爲方所破顯軍遂進又旣屢敗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顯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顯顯捕得商殺之又旣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顯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驕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驕云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驕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

越越以顯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彊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

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又以河間王顥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顥於是沉等與顥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顥沉等敗績顥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赴顥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為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

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為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為別駕遂處群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傳祇以名義貶含中丞傳咸上表理含曰呂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

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
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爲藩國之義隆
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宜隆務在
敦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
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
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
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放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
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
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
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賤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
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賤何但
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賤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
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
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尚書勅王葬曰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

坐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蹶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勅府符陷
含於惡若謂臺府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含是貶含之困躓
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
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訖訖非始平國人不且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
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此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
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臺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
為州都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
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為騰所
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令遂被貶
退割為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為壽城郎閤督司徒王戎表含曾
為大呂雖見割削不應降為此職詔停後為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
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次臭秀以為東武陽令河間王顥表請
含為征西司馬其見信任頃之轉為長史顥誅夏侯奭送齊王固使與
趙王倫遣張方率眾赴倫皆含謀也後顥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

軍統席遠等鐵騎迴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
梁州刺史皇甫嵩為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顯顯慰撫之甚厚含諫
顯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
顯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顯和釋之後含被徵為翊軍校尉時商叅
齊王囧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囧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
安囧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囧將閱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出
奔于顯矯稱受密詔顯即夜見之乃說顯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
其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
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囧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
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顯從之遂表請討囧拜含為都督統張方等
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又誅囧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
欲并去又囧使權歸於顯含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顯顯猶各守
藩志望未允顯表含為河南尹時商復被又任遇商兄重時為秦州刺
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顯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齊復慮重襲

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孫黨顯請召重還商說又曰河間之
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忠臣之謀又乃殺含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顯累遷兼振武將軍永
寧中顯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為前鋒及冏被長沙王又所殺顯
及成都王穎復表討又遣方率眾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
甫商距之方以潛軍破商之眾遂入城又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
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眾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辟于十三
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遯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
為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又
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又送于
金墉城方使到輔取又還營又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
而西還長安顯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顯又遣方鎮洛陽上
官已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暉夜襲已願已願出奔方乃入洛陽暉
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上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薊